明史

七二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子章明　　施邦曜

淩義渠

崇禎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

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

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並予贈謚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淩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允許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謚焉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寧知府景文幼負器識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歲大饑盡心振救闔郡賴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勳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時羣

賢登進景文力爲多尋乞假去天啓五年二月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嘗言天地人才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爲名言視事未彌月謝病去崇禎初用薦召爲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京師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齎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

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傜役歸之官民稍助其費供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爲例居二年以父喪去官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屢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廬州扼滁陽有警輒發節制精明嘗與南京戶部尚書錢春以軍食相訐奏坐鐫秩視事已敘援勦功復故秩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入衞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爭多被譴景文倡同列合詞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爲言帝益怒削籍爲民十五年秋用薦召拜刑部尚書未上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久何癯也景文謝

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李自成破宣府烽火偪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贈太傅諡文貞

本朝賜諡文忠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涷歷知撫州淮安荊州瓊州

四府有當官稱天啓二年元璐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冊封德府移疾歸還朝出典江西鄉試暨復命則莊烈帝踐阼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遺孽也至是上疏竝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禎元年正月上疏曰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竝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

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
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
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
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
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
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毋亦深防
其報復乎然臣以爲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
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
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
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

可爲大怪爌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横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

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修復時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之於是維垣復疏駁元璐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戸已非治徵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責

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躐級之儔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歲而不怍可勝歎哉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爲非則可謂元

標講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眞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

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牴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别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安取證哉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

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兇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元璐尋進侍講其年四月請燬三朝要典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閧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燬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

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帝命禮部會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黨也聞

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元璐歷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年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上制實八策曰間插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餉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問八年遷國子祭酒元璐雅負時望位漸通顯帝意嚮之深為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餌

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娶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卽擬旨云登科錄二氏竝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閒住孔昭京營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償之十五年九月詔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明年春抵都陳制敵機宜帝喜五月超拜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祖制浙人不得官戶部元璐辭不許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賜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得參兵部謀帝曰已諭樞臣

令與卿協計當是時馮元飈爲兵部與元璐同志鈎考
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兩人晩而時事益不
可爲左支右詘既已無可奈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
元璐請改爲大差兼兵部銜令清核軍伍不稱職者即
遣人代之先是屢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賦元璐以爲擾
民無益罷之而專責撫按戶部侍郎莊祖誨督勦寇餉
憂爲盜劫遠避之長沙衡州元璐請令督撫自催毋煩
朝使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
目多黠吏易爲奸元璐請合爲一帝皆報可時國用益
詘而災傷蠲免又多元璐計無所出請開贖罪例且令

到官滿歲者得輸貲給封誥帝亦從之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揚者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艘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在此廷揚曰已去復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聞上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歲糧艘漕與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踰月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曰南都尚可爲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贈少保吏

部尚書謚文正
本朝賜謚文正
李邦華字孟闇吉水人受業同里鄒元標與父廷諫同舉萬曆三十一年鄉試父子自相鏃礪布衣徒步赴公車明年邦華成進士授涇縣知縣有異政行取擬授御史値黨論初起朝士多詆顧憲成邦華與相拄遂指目邦華東林以是越二年而後拜命陳法祖用人十事曰內閣不當專用詞臣曰詞臣不當專守館局曰詞臣不當教習內書堂曰六科都給事中不當內外間阻曰御史陞遷不當概論考滿曰吏部乞假不當積至正郎曰

關倉諸差不當專用舉貢任子曰調簡推知不當驟遷京秩曰進士改教不當概從内轉曰邊方州縣不當盡用鄉貢疏上不報四十一年福王之藩已有期忽傳旨莊田務足四萬頃廷臣相顧愕眙計田數必不足則期將復更然無敢抗言爭之者邦華首疏諫廷臣乃相繼爭期得毋易巡視銀庫上祛弊十事中貴不便格不行巡按浙江織造中官劉成死命歸其事於有司別遣中官呂貴錄成遺貲貴嗾奸民紀光詭稱機戶詣闕保留貴代成督造邦華極論二人交關作奸罪光疏不由通政不下内閣以中旨行之邦華三疏爭皆不報是時神

宗好貨中官有所進奉名爲孝順疏中刺及之並劾左
右大奄之黨貴者於是期滿久不得代四十四年引疾
歸時羣小力排東林指鄒元標爲黨魁邦華與元標同
里相師友又性好別黑白或勸其委蛇邦華曰寧爲偏
枯之學問不作反覆之小人聞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
出爲山東參議其父廷諫時爲南京刑部郎中亦罷歸
邦華乃辭疾不赴天啓元年起故官飭易州兵備明年
遷光祿少卿即還家省父四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畢自
嚴巡撫天津軍府新立庶務草創邦華至極力振飭津
門軍遂爲諸鎮冠進兵部右侍郎復還家省父四年夏

抵京奄黨大譁謂樞輔孫承宗以萬壽節入覲將清君側之惡邦華實召之乃立勒承宗還鎭邦華引疾去明年秋奄黨劾削其官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尋改兵部協理戎政還朝召見旋知武會試事竣入營故事冬至郊列隊㕔蹕用軍八萬五千人至是增至十萬有奇時方郊總督勳臣缺邦華兼攝其事所設雲輦龍旌寶纛金鼓旗幟甲胄劍戟煥然一新帝悅明年春幸學亦如之命加兵部尚書時戎政大壞邦華先陳更操法愼揀選改戰車精火藥專器械責典守節金錢酌兌馬練大礮九事京營故有占役虛冒之弊占

役者其人為諸將所役一小營至四五百人且有賣閒包操諸弊虛冒者無其人諸將及勛戚奄寺豪强以蒼頭冒選鋒壯丁月支厚餉邦華核還占役萬清虛冒千三大營軍十餘萬半老弱故事軍缺聽告補率由賄得邦華必親校非年壯力强者不錄自是軍鮮冒濫三營選鋒萬壯丁七千餉倍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下令每把總兵五百月自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礮月一解送補選鋒壯丁之缺自是人人思奮三大營領六副將又分三十六營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計所用掾史皆積猾邦華按罪十

餘人又行一歲二考察之令自是諸奸爲戢營馬額二萬六千至是止萬五千他官公事得借騎總督協理及巡視科道例有坐班馬不肖且折槀入錢營馬大耗邦華首減已班馬三之一他官借馬非公事不得騎自是濫借爲希京營歲領太僕銀萬六千兩屯田籽粒銀千六十兩犒軍製器胥徒工食取給焉各官取之無度歲用不敷邦華建議先協理歲取千四百總督巡視遞節減自是營帑遂裕營將三百六十聽用者稱是一官缺請託紛至邦華悉杜絕行計日省成法每小營各置簿月上事狀於協理以定殿最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

兵營營三千人餉視正軍而不習技擊益爲豪家隱冒邦華核去四千餘人又汰老弱千疏請歸併三大營不另設由是戎政大釐倉場總督南居益言京營歲支米百六十六萬四千餘石視萬曆四十六年增五萬七千餘石宜減省邦華因上議軍以十二萬爲額餉以百四十四萬石爲額歲省二十二萬有奇帝亦報可著爲令帝知邦華忠奏無不從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諸失利者銜次骨而怨謗紛然矣其年十月畿輔被兵簡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薊州自督諸軍營城外軍容甚壯俄有命邦華軍撤還守陴於是偵者不敢遠出聲息

遂斷則請防寇賊緝間諜散奸宄禁譌言邦華自聞警
衣不解帶捐貲造礮車及諸火器又以外城單薄自請
出守而諸不逞之徒乃搆蜚語入大內襄城伯李守錡
督京營亦銜邦華扼己乘間詆諆邦華自危上疏陳情
歸命於帝會滿桂兵拒
大清兵德勝門外城上發大礮助桂悞傷桂兵多都察
院都事張道澤遂劾邦華言官交章論列遂罷邦華閒
住自是代者以爲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問矣邦華
前後罷免家居二十年父廷諫無恙十二年四月起南
京兵部尚書定營制汰不急之將並分設之營謂守江

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歷滁全椒和相形勢繪圖以獻於浦口置沿江敵臺於滁設戍卒於池河建城垣於滁椒咽喉則築堡於藕塘和遭屠戮請以隸之太平又請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大壑當塗開田數萬頃資軍儲徐州南北要害水陸交會請宿重兵設總督片檄徵調奠陵京萬全之勢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憂去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俄代劉宗周爲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請督東南援兵入衛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聲言餉乏欲寄帑於南京艨艟蔽江東下留都

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邦華歎曰中原安
靜土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袖手局外而
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艮玉責以大義艮玉氣沮答書語
頗恭邦華用便宜發九江庫銀十五萬餉之而身入其
軍開誠慰勞艮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殺賊報國一軍遂
安帝聞之大喜陛見嘉勞邦華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
語如家人中官屏息遠伏其後召對百官帝輒目注邦
華云舊例御史出巡回道考覈邦華謂回道而後黜害
政已多論罷巡按巡鹽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試御史黜
冒濫者一人追黜御史無顯過而先任推官著貪聲者

一人臺中始畏法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華密疏請帝固守京師倣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居數日未得命又請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歎將行其言會帝召對羣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遷便給事中光時亨以倡言洩密糾之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罷邦華策不議未幾賊逼都城亟詣内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姑待之邦華太息而出已率諸御史登城羣奄拒之不得上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國祠明日内城亦陷乃三揖信國曰邦華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矣爲詩曰

堂堂丈夫兮聖賢爲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遂投繯而絕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

本朝賜謚忠肅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啓二年進士授開化知縣調蘭谿擢刑科給事中彈擊權貴無所避崇禎四年請釋大學士錢龍錫於獄龍錫得減死請推行按月奏報例於四方獄囚得無久淹閩海盜劉香擾郡邑撫鎮追勦多失利朝議召募將大舉家彥言舊制衛所軍餘於官無別兵亦無別將統於各衛之指揮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港戈船相望臣愚以今

日策防海莫若復舊制勤訓練練則衛所軍皆勁卒不練雖添設召募兵猶驅市人而戰之糜餉擾民無益賊終不能盡時以爲名言奉命巡青所條奏多議行先是隆慶間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二十六萬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所納馬又不足用議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銀百四十四萬兩中樞楊博持不可詔折其半而馬政始變萬曆九年議盡行改折南寺歲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萬銀入冏寺而馬政日弛家彥極陳其弊請改國初種馬及西番茶馬之制又班軍舊額十六萬後減至七萬至是止二萬有奇

更有建議盡徵行糧月糧免其番上者家彥時巡京營力陳不可且請免其工役盡歸行伍帝皆褒納其言遵化鐵冶久廢奸民請開之家彥言有害無利復有請開開化雲霧山以興屯者亦以家彥言而止屢遷戶科都給事中軍興餉詘總督盧象昇有因糧加餉之議戶部尚書侯恂請於未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賦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兩加一錢家彥言民賦五兩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戶非富民不可以朘削軍食不足畿輔山東河南江北召買米豆輸天津至九十餘萬石吏胥侵耗率數十萬家彥請嚴治帝並採納焉憂歸十二年

起吏科都給事中流寇日熾緣墨吏朘民民益走爲盜盜日多民生日蹙家彥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饑民相煽千百爲羣其始率自一鄉一邑守令早爲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爲盜盜何至潰裂以極論者謂功令使然催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吏束於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盜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頒勘合於有司請實意舉行帝皆納之擢大理丞進本寺少卿十五年遷太僕卿家彥向言馬政帝下兵部檄陝西督撫未

能行至是四疏言馬耗之故請行官牧及金牌差發遺制且言課馬改折舊增至二十四萬兩已重困楊嗣昌不恤民復增三十七萬致舊額反逋不可不釐正帝手其疏語執政曰家彥奏皆善敕議行然軍興方亟不能盡舉也頃之擢戶部右侍郎都城被兵命協理戎政郎日登陴閱視內外城十六門雪夜攜一燈步巡城堞人無知者翊日校勤惰將士皆服爭自勵初分守阜成門後移安定門寢處城樓者半歲解嚴賜宴午門增秩一等十七年二月廷推戶部尚書帝曰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賊逼京師襄城伯李國禎督京營又命中官王

德化盡督內外軍國禎發三大營軍城外守陴益少諸
軍既出城見賊輒降降卒反攻城城上人皆其儕益無
固志廷臣分門守家彥守安定門號令進止由中官沮
諸臣毋得登城又絕叛監杜勳上與密約而去帝手敕
兵部尚書張縉彥登城察視家彥從中官猶固拒示之
手敕問勳安在曰去矣秦晉二王欲上城家彥曰二王
降賊卽賊也賊安得上頓足哭偕縉彥詣宮門請見不
得入黎明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自縊於民舍遭賊焚
殘其一臂僕收其餘體焉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
端

本朝賜謚忠毅

孟兆祥字允吉山西澤州人也世籍交河舉於鄉九赴
會試天啓二年始擢第除大理左評事崇禎初遷吏部
稽勳主事歷文選員外郎門生謁選請善地兆祥正色
拒之其人悚然退進稽勳郎中歷考功忤權要貶行人
司副稍遷光祿丞進少卿歷左通政太僕卿旋進通政
使拜刑部右侍郎賊薄都城兆祥分守正陽門裏城伯
李國禎統京營軍稽月餉不予士無固志城陷兆祥曰
社稷已覆吾將安之自經於門下長子章明字綱宜甫
成進士兆祥揮之曰我死汝可去對曰君父大節也君

亡父死我何生爲乃投繯於父之側兆祥妻呂章明妻
王相向哭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獨不能死乎
皆自縊兆祥贈刑部尚書謚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謚
節愍
本朝賜兆祥謚忠靖章明貞孝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不樂爲吏
改順天武學教授歷國子博士工部營繕主事進員外
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郎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
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適大風拔屋免譙責又使作
獸吻倣嘉靖間製莫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舊物

也忠賢不能難遷屯田郎中稍遷漳州知府盡知屬縣
奸盜主名每發輒得閩郡驚爲神盜劉香李魁奇橫海
上邦耀縶香母誘之香就禽魁奇援鄭芝龍事請撫邦
耀言於巡撫鄒維璉討平之遷福建副使左參政四川
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竝有聲或餽之朱墨竹者姊子
在旁請受之曰不可我受之即彼得以乘閒而嘗我我
則示之以可欲之門矣性好山水或勸之遊峨嵋曰上
官遊覽動煩屬吏支應傷小民幾許物力矣其潔己愛
民如此歷兩京光祿寺卿改通政使黃道周旣謫官復
逮下詔獄國子生涂仲吉上書訟之邦耀不爲封進而

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
曜以副封上帝見其署語怒下仲吉獄而奪邦曜官踰
年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陛見陳學術吏治用兵財賦四
事帝改容納焉出都三日命中使召還曰南京無事留
此爲朕效力吏部推刑部右侍郎帝曰邦曜清執可左
副都御史時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也明年賊薄近郊邦
曜語兵部尚書張縉彥檄天下兵勤王縉彥慢弗省邦
曜太息而去城陷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
矣臣子可偷生哉卽解帶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
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

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卽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而讀之慕義無窮魯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歿京師邦曜手治含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至東隅捧箒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玆地不覺悽愴耳邦曜卽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其篤於內行如此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謚忠介

本朝賜謚忠愍

淩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天啓五年進士除行人崇禎三年授禮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三河知縣劉夢煒失餉銀

三千責償急自縊死有司責其家義渠言以金錢殞命吏恐天下議朝廷重金意不在盜也帝特原之宜興溧陽及遂安壽昌民亂焚掠巨室義渠言魏羽林軍焚領軍張彝第高歡以爲天下事可知日者告密漸啓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里閭小故叫閽聲冤僕豎侮家長下吏箝上官市儈持縉紳此春秋所謂六逆也天下所以治恃上下之分防維決裂卽九重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哉義渠與溫體仁同里無所附麗給事中劉含輝劾體仁擬旨失當被貶二秩義渠言諫官不得規執政失而委申飭權於部院反得制言路大臣以攬權爲奉旨小臣

以結舌爲盡職將貽國家無窮憂兵部尚書張鳳翼敘廢將陳壯猷功爲給事中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今上下盡相蒙疆埸欺蔽爲甚官方盡濫銜武弁倖功爲甚中樞不職捨其大摘其細已足爲言者羞辨疏一入調用隨之自今奸弊叢生功罪倒置言者將杜口不納三遷兵科都給事中東江自毛文龍後叛者接踵義渠言東島孤懸海外轉餉艱向仰給朝鮮今路阻絕不得食內潰可慮居無何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言請陽撫陰勦同惡必相戕及命新帥出海義渠言殲渠散黨宜速速則可圖功遲則更生他釁後其語皆驗義渠居

諫垣九年建白多吏科給事中劉安行惡之以年例出義渠福建參政尋遷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所至有清操召拜南京光祿寺卿署應天尹事十六年入爲大理卿明年三月賊犯都城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旦不啓扉俄傳城陷還已得帝崩問負牆哀號首觸柱血被面門生勸無死義渠厲聲曰爾當以道義相勗何姑息爲揮使去據几端坐取生平所好書籍盡焚之曰無使賊手汚也且日具緋衣拜闕作書辭父已自繫奮身絕吭而死年五十二贈刑部尚書諡忠清

本朝賜諡忠介

贊曰范景文倪元璐等皆莊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圖社稷者國亡與亡正也當時靦顔屈節僥倖以偷生者多被刑掠以死身名俱裂貽詬無窮而景文等樹義烈於千秋荷褒揚於興代名與日月爭光以彼絜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終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馬世奇　吳麟徵

周鳳翔　劉理順

汪偉　吳甘來

王章　陳良謨

陳純德　申佳允

成德　許直

金鉉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穎異嗜學有文名登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一年帝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卻饋遺還進左諭德父憂歸久之還朝進左庶子帝數召廷臣問禦寇策世奇言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人心畏獻而附闖非附闖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敕督撫鎮將嚴束伍部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則亂可弭帝善其言爲下詔申飭時寇警日亟每召對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歸邸輒太息泣下曰事不可爲矣十七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東宮

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又言東宮二王被執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訝曰若以我死將辭我去耶對曰聞主人盡節我二人來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竝自經世奇端坐引帛自力縊乃死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將死貽書世奇以慷慨從容二義質焉世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見危授命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與君攜手黃泉預訂斯盟無忘息壤矣世奇修頤廣顙揚眉大耳砥名行居館閣有聲好推獎後進爲人廉父死蘇州推官倪長玗以贖鍰三千

助喪世奇辭曰蘇饑留此可用振座主周延儒再相世奇同郡遠嫌除服不赴都及還朝延儒已賜死親暱者率避去世奇經紀其喪其好義如此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

本朝賜諡文肅

吳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天啓二年進士除建昌府推官禽豪猾捕劇盜治聲日聞父憂歸補興化府廉公有威僚屬莫敢以私進崇禎五年擢吏科給事中請罷內遣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用內臣以求治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

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倣宣宗用況鍾故事精擇而禮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行麟徵在諫垣直聲甚著尋上疏乞假葬父既去貽言路公揭謂自言官積輕廟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奸人窺見此旨明告君父目爲朋黨自稱孤立下背公論上竊主權諸君子宜盡化沾沾之意毋落其彀中使淸流之禍再見明時居久之還朝劾吏部尚書田唯嘉贓汙唯嘉罷去再遷刑科給事中丁繼母憂服闋起吏科都給事中時貨賂公行銓曹資

格盡廢麟徵上言限年平配固銓政之弊然舍此無以
待中才今遷轉如流不循資格巧者速化拙者積薪開
奔競之門無益軍國之計帝深然之十七年春推太常
少卿未幾賊薄京師麟徵奉命守西直門門當賊衝賊
詐爲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堅塞
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之多所斬獲賊攻益急麟徵趨
入朝欲見帝白事至午門魏藻德引麟徵手曰國家如
天之福必無他虞旦夕兵餉集公何恩遽爲引之出遂
還西直門明日城陷欲還邸己爲賊所據乃入道旁祠
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雖

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當褫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以志吾哀解帶自經家人救之甦環泣請曰待祝孝廉至一訣可乎許之祝孝廉名淵嘗救劉宗周下獄與麟徵善者也明日淵至麟徵慷慨曰憶登第時夢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丁洋詩今山河碎矣不死何爲酌酒與淵別遂自經淵爲視含殮而去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

本朝賜諡貞肅方賊之陷山西也薊遼總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吳三桂兵守關門選士卒西行遏寇即京師警旦夕可援天子下其議麟徵深然之輔臣陳演魏藻德

不可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引漢棄涼州爲證麟徵復爲議數百言六科不署名獨疏昌言弗省及烽烟徹大內帝始悔不用麟徵言旨下永吉永吉馳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矣城破入門齊啓惟西直門堅塞不能通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

周鳳翔字儀伯浙江山陰人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靈璧侯奴辱諸生鳳翔執付法司歷中允諭德爲東宮講官嘗召對平臺陳滅寇策言論慷慨帝爲悚聽軍需急議稅間架錢鳳翔曰事至

此急宜收人心尚可括民財搖國勢耶亡何京師陷莊烈帝殉社稷有謫傳駕南幸者鳳翔不知帝所在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羣入而賊李自成據御坐受朝賀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趨出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詩曰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天下悲之去帝崩纔兩日也後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節

本朝賜謚文忠

劉理順字復禮杞縣人萬曆中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崇禎七年始中式及廷對帝親擢第一還宮喜曰朕今日

得一耆碩矣拜修撰益勤學非其人不與交十二年春畿輔告警疏陳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定師期信賞罰招脅從六事歷南京司業左中允右諭德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楊嗣昌奪情入閣理順昌言於朝嗣昌奪其講官開封垂陷理順建議河北設重臣練敢死士爲後圖疏格不行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迭用事理順一無所附麗出溫體仁門言論不少徇賊犯京師急守卒缺餉陰雨饑凍理順詣朝房語諸執政急請帑衆唯唯理順太息歸捐家貲犒守城卒僚友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酌耶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旣絕理順大書

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書畢投繯年六十三僕四人皆從死羣盜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後贈詹事謚文正

本朝賜謚文烈

汪偉字叔度休寧人寄籍上元崇禎元年進士十一年由慈谿知縣行取帝以國家多故朝臣詞苑起家儒緩不習吏事無以理紛禦變改舊例擇知推治行卓絕者入翰林偉擢檢討給假歸還朝充東宮講官十六年賊陷承天荆襄偉以留都根本之地上江防綢繆疏言金

陵城週圍百二十里雖十萬衆不能守議者謂無守城法有防江法賊自北來淮安爲要自上游來九江爲要禦淮所以禦江守九江所以守金陵也淮有史可法屹然保障九江一郡宜設重臣鎭之自是而上之至於武昌下之至於太平采石浦口命南京兵部大臣建牙分閫以接聲援而金陵之門戸固矣南京兵部有重兵而無用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宜使緩急相應而府尹府丞之官重其權久其任聯百萬士民心以分兵部操江之責帝嘉納之乃設九江總督又言兵額既虧宜以衞所官舍餘丁補伍操練修治兵船以資防禦額餉不足暫

借鹽課漕米給之所條奏皆切時務明年三月賊兵東犯偉語閣臣事急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城守文自內閣武自公侯伯以下各率子弟畫地守庶民統以紳士家自爲守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德笑曰大僚守畿輔誰肯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藻德哂其早計未幾眞定遊擊謝加福殺巡撫徐標迎賊偉泣曰事至此乎作書寄友人曰賊據眞定姧人滿都城外郡上供絲粟不至諸臣無一可支危亡者如聖主何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今當何處伸狂喙耶賊薄都城守兵

乏餉不得食偉市餅餌以饋己而城陷偉歸寓語繼室
耿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
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剄不殊復投繯遂絕時年
二十三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於堂貽子觀書勉
以忠孝乃自經贈少詹事謚文烈

本朝賜謚文毅

吳甘來字和受江西新昌人父之才西安府同知甘來
與兄泰來同舉鄉試崇禎改元甘來成進士授中書舍
人後三年泰來亦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五年甘來
擢刑科給事中七年西北大旱秦晉人相食疏請發粟

以振而言山西總兵張應昌等半殺難民以冒功中州
諸郡畏曹變蛟兵甚於賊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殺之
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權也陛下加
意邊陲賞無延格乃紅夷獻俘黔蜀爭功昌黎死守功
猶待勘急則用其死綏緩則束以文法且封疆之罰武
與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
以封疆罪罪之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罪偏裨
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聽
賊自來自去誰爲陛下翦凶逆者憂歸服闋起吏科進
兵科右給事中乞假歸十五年起歷戸科都給事中中

外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卒稱護藩以去甘來曰若爾則是棄地方而逃也城社人民誰與守者乃上疏曰天子衆建親親將使屏藩帝室故曰宗子維城乃烽火纔傳一朝委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嘵嘵以擁衛自功掩其失地之罪是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名都爲可守可棄之土撫道爲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明賞罰不著莫此爲甚疏入帝大嘉歎一日帝詰戸部尚書倪元璐餉額甘來曰臣科與戸曹表裏餉可按籍稽臣所慮者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恐非無餉之患而無民之患宜急輕賦稅收人心帝頷之甘來遘疾連請

告會帝命編修陳名夏掌戶科甘來喜得代不數日賊
薄都城時泰來官禮部員外郎矣甘來屬兄歸事母而
自誓必死明日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主上明決
必不輕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檢几上疏草曰當賊
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豪末盡取焚之毋貽後世名遂
投繯死贈太常卿謚忠節

本朝賜謚莊介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諸暨知縣少孤
母訓之嚴及爲令祖帳歸少暮母訶跪予杖曰朝廷以
百里授酒入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爲力解乃已治

諸曁有聲甫半歲以才調鄞縣諸曁民與鄞民爭挽章至相譁治鄞益有聲數注上考十一年行取入都時有考選翰林之命行取者爭奔競給事中陳啓新論之帝怒命吏部上訪冊罪廷臣濫徇者尚書姜逢元王業浩給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閒住給事中孫晉御史李右讜等三人降調給事中劉含輝御史劉興秀等十一人貶二秩視事吏部尚書田維嘉等乃請先推部曹凡推二十二人章與焉授工部主事章及任濬涂必泓李嗣京欲疏辨憚爲首獲罪李士淳者耄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之懼且怒與章等大詬而帝知

維嘉有私詔許與考又以爲首者必良士也擢士淳編修章等皆御史章上疏請罷內操寬江南逋賦明年出按甘肅持風紀飭邊防西部寇莊浪巡撫急徵兵章曰貧寇索食耳策馬入其帳衆羅拜乞降乃稍給之食兩河旱章檄城隍神御史受錢或戕害人神殛御史毋虐民神血食茲土不能請上帝蘇一方當奏天子易爾位檄焚雨大注邊卒貸武弁金償以賊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數名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功劾罷巡撫劉鎬貪犢又所部十道監司劾罷其四母憂歸服闋還朝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十萬

猶可爲也及閱視半死者餘冒伍憊甚矢折刀缺聞礮聲掩耳馬未馳輒墮而司農缺餉半歲不發章屢疏請帑不報踰月賊陷眞定京師大震襄城伯李國禎發營卒五萬營城外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城內外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三堞一卒三月初登陴閱十日始一還邸櫛沐易新衣冠家人大駭章不應賊傅城下章手發二礮賊少却頃之各門礮聲絕時亨攝章走章厲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別入朝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從之與時亨竝馬行俄賊突至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馬跪章持鞭不顧叱

曰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墮章罵曰逆賊勤
王兵且至我死爾滅不旋踵矣賊怒攢槊刺殺章而去
抵暮家人覓屍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
狀妻姜在籍聞之一慟而絕贈大理寺卿謚忠烈
本朝賜謚節愍次子之栻仕闖爲職方主事亦死難
陳良謨字士亮鄞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大理推官初名
天工莊烈帝虔事上帝詔羣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良
謨在職六年兩注上考行取陛見擢御史十二年出按
四川期滿當代再留任時流寇大入蜀詔良謨專護蜀
王巡撫邵捷春專辦賊良謨飭守具堅壁淸野賊犯成

都遣將據要害爲犄角一再戰賊潰奔帝聞賊擾蜀下詔責艮謨已聞其善守禦乃優旨賜銀幣及還朝賊勢益迫所規畫卒不行而京師陷矣艮謨嘗夢拜文文山於堂下文山揖之上公與予先後一揆何下拜爲覺而異之及是城陷艮謨方移疾臥邸中一慟幾絕自是水漿不入口或勸艮謨無死不答謂邑子李天葆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繼孛未定須一言耳因賦詩付天葆未幾聞帝崩煤山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巾褻安所得明巾天葆以巾進艮謨著巾藍便服起入戶妾時氏隨之遂與妾俱自縊

死時氏京師人年十八艮謨踰五十無子以禮納之侍艮謨百三日耳艮謨既卒其族人以其兄之子久樞爲之後未幾久樞亦卒艮謨竟無後贈太僕卿諡恭愍

本朝賜諡恭潔

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爲諸生以學行稱嘗夜泊洞庭爲盜窘躍出墮水再躍入洲渚比曉坐蘆葦中去泊舟數十丈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年已六十矣莊烈帝召諸進士咨以時事純德奏稱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七月部內嚴霜民凍餒純德上疏請恤因陳抽練之弊言兵抽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壠之戀思歸

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旣以餉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
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
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餉凡藉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
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養士而以求官伍虛
則無人安望其練餉糜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
大弊也帝不能用還朝督畿輔學政將出按部都城陷
賊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見衆攝純德入還邸慟哭遂自
經京山人秦嘉系買地葬之永定門外立石表墓焉贈
太僕卿謚恭節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縣

故多盜佳允嚴保甲法盜無所容霪雨河決艤舟怒濤中塞其戶捕大猾置之法以才調杞縣八年賊掃地王卒萬人來攻城土垣多圮佳允募死士擊走賊因甓其城唐王聿鍵勤王將抵開封諸大吏惴恐集議曰留之不聽行守土者且得罪佳允曰惟周王可留之衆稱善用其計治行卓異擢吏部文選主事上備邊五策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大學士薛國觀傾少詹事文安之安之佳允座主也事連佳允左遷南京國子博士久之遷大理評事進太僕丞閱馬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爲畫

戰守策皆不省貽子涵光書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也命不可違也天下事莫不壞於貪生而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於房幃於鬬戰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京師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從者請易服以避賊佳允曰吾起微賤食祿十三年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紿之曰吾不死也我將擇善地焉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年四十二贈太僕少卿謚節愍

本朝賜謚端愍

成德字元升霍州人依舅氏占籍懷柔崇禎四年進士除滋陽知縣性剛介清操絕俗疾惡若讐文震孟入都德郊迎執弟子禮語刺溫體仁體仁聞而恨之兗州知府增餉額德固爭又嘗捕治其牙爪吏知府怒譏於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寃震孟在閣亦爲之稱枉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仁擠而去之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疏聞於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

撫獄掠治杖六十午門外戍邊坐贓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護出入德居戍所七年用御史詹兆恒薦起如皐知縣尋擢武庫主事以母老辭不允乃就道至則上言年來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祿迷心廉恥道喪陛下御極十七年何仗節死義之寥寥也宋臣張栻有言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諫諍中求之夫犯顏諫諍何難在朝廷養之而已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於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誅亂臣賊子於未死苟死敵者無功則媚敵者且無罪死賊者襃揚不亟則從賊者恬而不知畏也未幾城破不知帝所在旁皇廳事已趨至午

門見兵部尚書張縉彥自賊所出德以頭觸縉彥胸且詈之俄聞帝崩痛哭持雞酒奔東華門奠梓宮於茶棚之下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爲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曰兄死妹請前德稱善哭而視其縊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皆死亦投繯死先是懷柔城破德父文桂遇害家屬盡沒妻劉在京以徵德贓急憂悸死至是又闔門死難惟幼子先寄友人家獲存贈德光祿卿謚忠毅

本朝賜謚介愍

許直字若會如皋人崇禎七年成進士出文震孟之門

以名節自砥除義烏知縣母憂歸哀毀骨立終喪蔬食寢柩旁補廣東惠來縣用清望徵授吏部文選主事進考功員外郎賊薄都城約同官出貲饗士爲死守計城陷賊令百官報名直曰身可殺志不可奪有傳帝南狩者直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出門輒返曰四方兵戈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我何生爲已知帝崩一慟幾絶客以七十老父爲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賦絶命詩六章闔戸自經越旦視之神氣如生贈太僕卿謚忠節本朝賜謚忠愍直有族子德溥者在南聞莊烈帝崩大哭數日揚州陷又哭數日每獨坐輒慟哭食必以崇禎

錢一枚置几上祭而後食食已復哭又刺其兩臂曰生
爲明臣死爲明鬼事發死西市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
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
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
改揚州府教授日訓諸生闡濂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
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帝方銳意綜
核疑廷臣朋黨營私度支告匱四方亟用兵餉不敷遣
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
堂官鉉恥之再疏爭不納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衆唾

其面彝憲愠甚鉉當権稅杭州辭疾請假彝憲摭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鉉杜門謝客躬爨以養父母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宣中官杜勛專任巡撫朱之馮勛二心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未幾勛以宣府下賊賊殺之馮烽火偪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義當死鉉母章時年八十餘矣呵曰爾受國恩我不受國恩乎廡下井是我死所也鉉哭而去城破趨入朝宮人紛紛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家人爭前挽之鉉

怒口嚙其臂得脫遂躍入水水淺濡首泥中乃絕母聞即投井妾王隨之皆死賊踞大內踰月始去金水河冠袍泛泛見水上內官聾指之曰此金兵部也弟鍒辨其屍驗綱巾環得鉉首歸合以木身如禮而殮事竣鍒自經後贈鉉太僕少卿謚忠節

本朝賜謚忠潔

右范景文至鉉二十有一人皆自引決其他卒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縶囚縶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偽將擄掠其貲大氐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時以六等罪治諸從逆者而文武

臣殉難並予贈䘏祭葬且建旌忠祠於都城焉曰正祀文臣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四人曰正祀武臣祀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七人曰正祀内臣祀太監王承恩一人曰正祀婦人祀烈婦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九人曰附祀文臣祀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

副使朱廷煥七人曰附祀武臣祀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禄十五人曰附祀內臣祀太監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鋐彭琯俞志虞輩特爲賊拷死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而郎中周之茂員外郎甯承烈中書宋天顯署丞于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顧未邀贈恤也徐有

聲字聞復金壇人登鄉薦崇禎十三年特擢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餉大同城陷被執不屈死福王時贈太僕少卿徐標字準明濟寧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時歷官淮徐道參議十六年二月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陛見請重邊防擇守令用車戰禦敵招流民墾荒帝深嘉之李自成陷山西警日逼加標兵部侍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軍務仍兼巡撫移駐眞定以遏賊無何賊遣使諭降標毀檄戮其使賊別將掠畿輔眞定知府邱茂華移妻孥出城標執茂華下之獄中軍謝加福伺標登城畫守禦策鼓衆殺之出茂華於獄數日而賊至

以城降福王時贈標兵部尚書朱廷煥單縣人崇禎七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歷知盧州大名二府即以兵備副使分巡大名十七年賊逼畿輔廷煥嚴守備賊傳檄入城怒而碎之三月四日賊來攻軍民皆走城遂陷被執不屈死福王時贈右副都御史周之茂字松如黃麻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工部郎中服闋需次都下賊搜得之迫使跪不屈折其臂而死甯承烈字養純大興人舉於鄉歷魏縣教諭戶部司務進本部員外郎筦太倉銀庫城陷自經於官廨宋天顯松江華亭人由國子生官內閣中書舍人為賊所獲自經于騰雲順天人為光祿

署丞賊至語其妻曰我朝臣汝亦命婦可汚賊耶夫婦竝服命服從容投繯死姚成字孝威餘姚人由禮部儒士爲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城陷自縊死馬象乾京師人舉於鄉官濮州知州方里居賊入率妻及子女五人竝自縊至若御史馮垣登兵部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皆拷死郎中李逢申拷掠久之逼令縊死與鋐瑄志虞皆獲贈太僕少卿而垣登于宣至謚忠節行取知縣鄒逢吉拷死贈太僕寺丞時南北阻絶皆未能核實也

湯文瓊許琰事載忠義傳

贊曰傳云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夫忠貞之士臨危

授命豈矯厲一時邀名身後哉分誼所在確然有以自持而不亂也馬世奇等皆負貞亮之操勵志植節不欺其素故能從容蹈義如出一轍可謂得其所安者矣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終

明史卷二百六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馬從聘耿蔭樓　張伯鯨

宋　玫族叔應亨　陳顯際趙士驥等　范淑泰

高名衡王漢　徐　汧楊廷樞

鹿善繼薛一鶚

馬從聘字起莘靈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青州推官擢御史勍衞李宗城冊封平秀吉逃歸從聘言其父言恭不當復督戎政不從出理兩淮鹽課言近日泰山崩

離坼者里餘由開礦斷地脉所致當速罷不報奸人田應璧請掣賣沒官餘鹽助大工帝遣中官曾保督之從聘極陳欺罔狀不從還朝改按浙江又按蘇松請免增蘇松常鎮稅課亦不報以久次擢太僕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失事奪俸既而有擣巢功未敘引疾歸加兵部右侍郎家居凡二十餘年終熹宗世不出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破靈壽從聘年八十有二矣謂其三子曰吾得死所矣又曰吾大臣義不可生汝曹生無害也三子不從從聘縊三子皆縊贈兵部尚書諡介敏官其一子耿蔭

樓從聘同邑人也字旋極天啓中任臨淄知縣久旱四服暴烈日中哭於壇雨立澍攝壽光禱雨如臨淄崇禎中入爲兵部主事調吏部歷員外郎乞假歸城破偕子參並死之贈光祿少卿

張伯鯨字繩海江都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知會稽歸安鄞三縣天啓中大計調補盧氏崇禎二年稍遷戶部主事出督延寧二鎮軍儲自黃甫川西抵寧夏千二百里不產五穀芻粟貧內地賀蘭山沿黃河漢唐二渠東抵花馬池素沃野亦荒蕪甚伯鯨疏陳其狀爲通商惠工轉菽麥又倣邊商中鹽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

稱便大盜起延綏擢伯鯨兵備僉事轄榆林中路擊破
賀思賢斬一座城金翅鵰敗套寇於長樂堡巡撫陳奇
瑜上其功詔進三階爲右參政仍視兵備事七年春奇
瑜遷總督遂擢伯鯨右僉都御史代之督總兵王承恩
等分道擊破插漢部長及套寇於雙山魚河二堡斬首
三百明年以拾遺論罷尋論延綏功詔起用廕子錦衣
千戶十年秋楊嗣昌議大舉討賊遣戶部一侍郎駐池
州專理兵食帝命傅淑訓明年淑訓憂去即家起伯鯨
代之如淑訓官又明年熊文燦撫事敗嗣昌自出督師
移伯鯨襄陽文燦之被逮也言餉不至者六十餘萬

伯鯨坐貶秩十五年召爲兵部左侍郎明年尚書馮元飈在告伯鯨攝部事召對萬歲山疾作中官扶出遂乞休又明年京城陷微服遁還福王立於南京伯鯨家居不出久之揚州被圍與當事分城守城破自經死

宋玫字文玉萊陽人父繼登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官陝西右參議天啓五年大計謫官玫即以是年偕族叔應亨同舉進士玫授虞城知縣應亨得淸豐崇禎元年玫兄琮亦舉進士知祥符而玫以才調繁杞縣三人壤地相接竝有治聲應亨遷禮部主事玫亦擢吏科給事中嘗疏論用人謂陛下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

人皆飾詭而釣奇陛下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皆乘機而鬭捷衆踶其言時應亨已改吏部累遷稽勳郎中落職歸玫方除母喪起故官歷刑科都給事中請熱審槩行於天下又言獄囚稽滯瘐死與刑死幾相半宜有矜釋帝採納之遷太常少卿歷大理卿工部右侍郎玫父繼登已久廢至是爲浙江右參政大學士周延儒客盛順者爲浙江巡撫熊奮渭營內召果擢南京戶部侍郎繼登父子信之十五年夏廷推閣臣順爲玫營推甚力會詔令再推玫與焉帝已中流言疑諸臣有私比入對玫冀得帝意侃侃敷奏帝發怒叱退之與吏

部尚書李日宣等並下獄日宣等遣戍玫除名順乃驚
竄閏十一月臨清破應亨與知縣陳顯際謀城守應亨
以城北庳薄出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玫及邑人趙士
驥亦出貲治守具無何
大清兵薄城城上火礮矢石並發圍乃解明年二月復
至城遂破玫應亨顯際士驥並死之顯際眞定人士驥
官中書舍人並起家進士玫應亨有文名沈迅亦萊陽
人也崇禎四年舉進士歷知新城蠡二縣與膠州張若
騏同年友善十一年行取入都帝以吏部考選行私親
策諸臣迅若麒並得刑部主事兩人大恚恨結楊嗣昌

得改兵部其年冬畿輔被兵迅請於廣平河間定州蠡
縣各設兵備一人又請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編入里甲
三丁抽一可得兵數十萬他條奏甚多章下兵部嗣昌
盛稱迅言可用乃命爲兵科給事中迅欲自結於帝數
言事皆中旨當是時軍與方棘廷臣言兵者卽以爲知
兵大者推督撫小者兵備一當事任罪累立至於是上
下諱言兵章奏無敢及者迅極言其弊乞敕廷臣五日
內陳方畧帝卽從其言迅考選時爲掌河南道御史王
萬象所抑因事劾罷萬象勢益張與若騏盡把持山東
事會順天府丞戴澳誣劾平遠知縣王凝命嘉與推官

文德翼貪迅上疏頌二人廉能澳下吏削籍迅累遷禮科都給事中陳新甲主款迅面斥其非廷辨良久又言楊嗣昌死有餘戮借久案以邀功陳新甲負罪不遑移邊勞而錄廕非論功議罪法帝是其言迅本由嗣昌進隨衆詆毀時論訾薄之尋以保舉高斗光爲鳳陽總督不當謫國子博士乞假歸及新甲誅命追論兵科不糾發罪吏部上迅名帝曰迅御前駁議朕猶識之可復故官未赴而京師陷迅家居與弟迓設砦自衞迓短小精悍馬上舞百斤鐵椎兄弟率里中壯士捕勦土寇畧盡

大清兵至破砦迅闔門死之若鼎劾黃道周以媚嗣昌

歷職方郎中新甲遣赴寧錦督戰覆洪承疇等十餘萬軍獨渡海逃還論死繫獄李自成陷都城出降

范淑泰字通也滋陽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五年冬擢工科給事中上疏陳刑獄繁多乞敕刑官疏理帝褒納之流賊犯河南追論先任巡撫樊尚璟罪劾總兵鄧玘淫掠狀時中官張彝憲言天下逋賦至一千七百餘萬請遣科道官督徵帝大怒責撫按回奏淑泰言民貧盜起逋賦難以督追不從給事中莊鼇獻章正宸建言下吏抗疏救之吏部張捷薦逆黨呂純如淑泰極論其謬并論大學士王應熊朋比行私劾捷狥應熊意用其

私人王維章撫蜀言維章官西寧坐加徵激變落職閒住捷朦朧啟事明肆奸欺帝責捷自陳捷詆淑泰黨同伐異帝不問時皇陵被毀巡撫楊一鵬得罪應熊以座主故力庇之淑泰發其停匿章奏狀帝亦不究淑泰乃摭應熊納賄數事上之應熊揭貲助陵工淑泰又劾其召寇庇奸帝責以挾私求勝終不納十一年冬上疏言今以措餉故至搜括借助即行之而得再有兵事能復行乎治不規其可久徒倉皇於補救之術非所以為忠也陛下方以清節風天下而乃條斂百官金錢於多寡之間是教之貪也至借貸之說尤不可行京師根本重

地邇者物力困竭富商大賈大半旋歸內不安何以攘外乞立寢其說又言强兵莫如行法今之兵索餉則强赴敵則弱殺良冒功則强除暴救民則弱請明示法令諸將能用命殺賊者立擢爲大將否則死無赦毋以降級戴罪徒爲不切身之痛癢帝是其言十五年遷吏科典浙江鄉試事竣還家十二月

大清兵圍兗州淑泰竭力固守城破死之詔贈太僕少卿官一子

高名衡字仲平沂州人崇禎四年進士除如皐知縣以才調興化徵授御史十二年出按河南明年期滿留再

巡一年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陽乘勝遂圍開封巡撫李仙風時在河北名衡集衆守周王恭枵發庫金百萬兩募死士殺賊烝米屑麥執爨以餉軍凡七晝夜仙風馳還開封副將陳永福背城而戰斬首二千游擊高謙夾擊斬首七百賊解去仙風旣還與名衡互訐奏帝以陷福藩罪詔逮仙風以襄陽兵備副使張克儉代克儉已前死難即擢名衡右僉都御史代之以永福充總兵官都督僉事鎮守河南當是時賊連陷南陽鄧汝十餘州縣唐嶶二王遇害名衡不能救開封周邸圖書文物之盛甲他藩士大夫亞富蓄積充牣自成攻之不能

克然欲得而甘心焉十二月杪賊再圍開封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礮殪上天龍等自成大怒急攻之開封故宋汴都金帝南遷所重築也厚數丈內堅緻而疏外賊用火藥放迸火發卽外擊甎䃙飛鳴賊騎皆糜爛自成大驚會楊文岳援兵亦至乃解圍去西華鄢襄睢陳大康商邱寧陵考城俱陷四月復至開封圍而不攻欲坐困之六月帝詔釋故尚書侯恂於獄命督保定山東河北湖北諸軍務竝轄平賊等鎭援勦官兵披知縣蘇京王漢王燮爲御史詔蘇京監延寧甘固軍趣孫傳庭出關王漢監平賊鎭標楚蜀軍同侯恂等急擊王燮監陽

懷東晉軍刻期渡河總兵許定國以晉軍次沁水一夕
潰去寧武兵亦潰於懷慶詔逮定國七月河上之兵潰
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
國安諸軍次於朱仙鎮良玉走還襄陽諸軍皆潰啓睿
文岳奔汝寧詔山東總兵官劉澤清援開封城中食盡
名衡丞福偕監司梁炳蘇壯吳士講同知蘇茂灼通判
彭士奇推官黃澍等守益堅澤清以兵來援諸軍並集
河北朱家寨不敢進澤清曰朱家寨去開封八里我以
兵五千南渡依河而營引水環之以次結八營直達大
堤築甬道輸河北之粟以餉城中賊兵已老可一戰走

也諸軍皆曰善乃以兵三千人先渡立營賊攻之戰三晝夜諸軍無繼者甬道不就澤清拔營歸日夜望傳庭出關不至賊圍開封者三士馬損傷多積憤誓必拔之圍半年師老糧匱欲決黃河灌之以城中子女貨寶猶豫不決聞秦師已東恐諸鎮兵夾擊欲變計會有獻計於巡按御史嚴雲京者請決河以灌賊雲京語名衡潡名衡潡以爲然周王恭枵募民築羊馬墻堅厚如高岸賊營直傳大堤河決賊可盡城中無虞我方鑿朱家寨口賊知移營高阜艨艟巨筏以待而驅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九月癸未望夜半二口並決天大雨

連旬黃流驟漲聲聞百里丁夫荷鍤者隨堤漂沒十數萬賊亦沉萬人河入自北門貫東南門以出流入於渦水名衡永福乘小舟至城頭周王率其宮眷及寧鄉諸郡王避水棲城樓坐雨絕食者七日王燮以舟迎王王從城上泛舟出名衡等皆出茂灼士奇久餓不能起竝溺死賊浮艦入城遺民俱盡拔營而西城初圍時百萬戶後饑疫死者十二三汴梁佳麗甲中州羣盜心豔之至是盡沒於水帝聞痛悼猶念諸臣拒守勞命敘功加名衡兵部右侍郎名衡辭以疾即擢王漢右僉都御史代名衡巡撫河南名衡歸未幾

大清兵破沂州名衡夫婦殉難王漢字子房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知縣調河內禽巨寇天壇山劉二又乘雪夜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李自成圍開封漢然火金龍口柳林爲疑兵遣死士入賊中聲言諸鎭兵來援各數十萬至矣賊聞則驚走漢爲人負氣愛士人有一長嗟歎之不容口僚屬紳士陳民疾苦或言己過則瞿然下拜用兵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死好用間賊中虛實莫不知攻天壇山賊山陡絕登者輓以布漢持刀直上人服其勇時賊氛日熾帝每臨朝而歎漢前後破賊功降旨優敘十五年春以減俸行取入

都與蘇京王燮同召對稱旨命三臣皆以試御史監軍
漢監平賊鎮標楚蜀軍與督臣侯恂南援汴時兵部奏
援勦兵十萬十之四以屬京燮屬漢以其六漢所監凡
五萬九千然大半已潰散兵部空名使之漢乃請自立
標營兵千人騎二百報可乃簡保營兵百餘人募邯鄲
鉅鹿壯士三百人又取故治河內所練義兵及修武濟
源素從征勦者五百人及親故子弟合千人八月朔夜
半襲賊范家灘斬一紅甲賊目檄諸將合勦自走襄陽
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關有詔漢巡按河南時賊灌開
封漢聞趨諸將自柳園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檄卜從善

等夾攻之斬首九十餘級遂入汴大張旗鼓爲疑兵追賊至朱仙鎮連戰皆捷巡撫高名衡謝病卽擢漢右僉都御史代之漢乃廣間諜收土豪議屯田謀所以圖賊無何劉超反永城超永城人跛而狡爲貴州總兵坐罪免上疏言兵討陳新甲用爲河南總兵以私怨殺其鄉官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遂據城反漢上疏請討語洩超得爲備明年正月漢入永城聲言招撫爲賊所殺參將陳治邦遊擊連光耀父子皆戰死遊擊馬魁負漢屍以出面如生詔贈兵部尚書廕錦衣世百戶建祠致祭旣而超伏誅傳首九邊

徐汧字九一長洲人生未期而孤稍長砥行有時名與同里楊廷樞相友善廷樞復社諸生所稱維斗先生者也天啓五年魏大中被逮過蘇州汧貸金資其行周順昌被逮緹騎橫索錢汧與廷樞斂財經理之當是時汧廷樞名聞天下崇禎元年汧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三年廷樞舉應天鄉試第一中允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貶官倪元璐道周同年生請以已代謫帝不允汧上疏頌道周元璐賢且自請罷黜帝詰責汧汧曰推賢讓能藎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之風間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察之權輒逮闒寺默窺聖意疑貳漸萌萬一

士風日賤宸嚮日移明盛之時爲憂方大帝不聽汧尋
乞假歸還朝遷右庶子充日講官十四年奉使益王府
便道還家當是時復社諸生氣甚盛汧與廷樞顧杲華
允誠等往復尤契居久之京師陷福王召汧爲少詹事
汧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且痛宗社之喪亡由朋
黨相傾移書當事勸以力破異同之見旣就職陳時政
七事惓惓以化恩讐去偏黨爲言而安遠侯柳祚昌疏
攻汧謂朝服謁潞王於京口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楊
廷樞顧杲諸奸狠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爲討金陵
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何語乞置汧於理除廷

樞杲名其餘徒黨咨臣次第糾彈時國事方棘事亦竟寢洴移疾歸明年南京失守蘇常相繼下洴慨然太息作書戒二子投虎邱新塘橋下死郡人赴哭者數千人時又有一人儒冠藍衫而來躍虎邱劍池中土人憐而葬之卒不知何人也於是廷樞聞變走避之鄧尉山中久之四方弄兵者羣起廷樞負重名咸指目廷樞當事者執廷樞好言慰之廷樞嫚罵不已殺之蘆墟泗洲寺首已墮聲從項中出益厲門人迮紹原購其屍葬焉洴子枋字昭法舉十五年鄉試枋依隱有高行云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祖久徵萬曆中進士授息縣知

縣時詔天下度田各署上中下壤息獨以下田報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調襄垣擢御史以言事謫澤州判官遷滎澤知縣未任而卒父正苦節自礪縣令某欲見之方糞田投鍤而往急人之難傾其家不惜遠近稱鹿太公善繼端方謹慤由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內艱除起故官遼左餉中絕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廣東進金花銀善繼稽舊制金花貯庫備各邊應用乃奏記尚書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趣補進善繼持不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二月降善繼一級調外汝華懼卒

補銀進泰昌改元復原官典新餉連疏請帑百萬不報
天啓元年遼陽陷以才改兵部職方主事大學士孫承
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閱視關門以善繼從出督師
復表爲贊畫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相勞苦
拓地四百里收復城堡數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關
四年累進員外郎郎中承宗謝事善繼亦告歸先是楊
左之獄起魏大中子學洢左光斗弟光明先後投鹿太
公家太公客之與所善義士容城舉人孫奇逢謀持書
走關門告其難於承宗承宗善繼謀借巡視薊門請入
覲奄黨大譁謂閣部將提兵清君側嚴旨阻之獄益急

五日一追贓搒掠甚酷太公急募得數百金輸之而兩人者則皆已斃矣至是善繼歸而周順昌之獄又起順昌善繼同年生善繼又爲募得數百金金入而順昌又斃奄黨居近善繼家難家子弟僕從相望於道太公曰吾不懼也崇禎元年逆璫既誅善繼起尚寶卿遷太常少卿管光祿丞事再請歸九年七月

大清兵攻定興善繼家在江村白太公請入扞城太公許之與里居知州薛一鶚等共守守六日而城破善繼死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曰嗟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死吾復何憾事聞贈善繼大理卿謚忠節敕有司建祠

子化麟舉天啓元年鄉試第一伏闕訟父忠踰年亦卒

薛一鶚字百當由貢生爲黃州通判荆王姬誣他姬酖世子一鶚白其誣奄人傳太妃命欲竟其獄卒直之遷蘭州知州州北有田没於番吏派其賦於他戶後田復歸爲衛卒所據而民出賦三十年一鶚核除其害至是佐善繼城守遂同死

贊曰士大夫致政里居無封疆民社之責可遜迹自全非以必死爲勇也然而慷慨捐軀冒白刃而不悔湛宗覆族君子哀之豈非名義所在有重於生者乎氣節凜然要於自遂其志其英風義烈固不可泯没於宇宙間

矣

明史卷二百六十七終

明史卷二百六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曹文詔 弟文耀　　周遇吉

黃得功

曹文詔大同人勇毅有智畧從軍遼左歷事熊廷弼孫承宗積功至遊擊崇禎二年冬從袁崇煥入衛京師明年二月總理馬世龍畀所賜尚方劍令率參將王承允張叔嘉都司左良玉等伏玉田枯樹洪橋鏖戰有功遷參將自大塹山轉戰逼遵化又從世龍等克大安城及

鮎魚諸關以興復四城功加都督僉事七月陝西賊臧擢延綏東路副總兵賊渠王嘉允久據河曲四年四月文詔克其城嘉允脫走轉掠至陽城南山文詔追及之其下斬以降以功擢臨洮總兵官點燈子自陝入山西文詔追之及於稷山諭降七百人點燈子遁尋被獲伏誅李老柴獨行狼陷中部巡撫練國事延綏總兵王承恩圍之五月慶陽賊郝臨菴劉道江援之會文詔西旋與榆林參政張福臻合勦馘老柴及其黨一條龍餘黨奔麋雲谷副將張弘業遊擊李明輔戰死文詔乃與遊擊左光先崔宗允李國奇分勦綏德宜君淸澗米脂賊

戰懷寧川黑泉峪封家溝綿湖峪皆大捷掃地王授首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者神一魁餘黨也屯鎮原將犯平涼國事檄甘肅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間道與嘉謨性善合五年三月大戰西濠斬千級生禽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掠武安監陷華亭攻莊浪文詔嘉謨至賊屯張麻村官軍掩擊賊走高山遊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平安等譟而上賊潰走變蛟者文詔從子也會性善及甘肅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等至共擊斬五百二十餘級追敗之咸寧關又敗之關上嶺追至隴安嘉謨變蛟夾擊復敗之

賊餘衆數千欲走漢南爲遊擊趙光遠所遏乃由長寧驛走張家川其逸出清水者副將蔣一陽遇之敗都司李宮用被執文詔乃縱反間紿其黨殺紅軍友遂蹙敗之水落城追至靜寧州賊奔據唐毛山變蛟先登殄其衆可天飛郝臨庵劉道江爲王承恩所敗退保鐵角城獨行狼李都司走與合可天飛劉道江遂圍合水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歿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屍蔽野餘走銅川橋文詔率變蛟擧嘉謨及參將方茂功等追及之大戰陷陣賊復大敗

尋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麒破賊甘泉之虎兕凹麒復追賊安戶河崇信窰白茅山皆大獲總督洪承疇斬可天飛李都司於平涼降其將白廣恩餘賊分竄文詔追擊之隴州平鳳閒十月三戰三敗之遂殲賊耀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庵以降承疇戮四百人餘散遣關中巨寇畧平巡撫御史范復粹彙奏首功凡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文詔功第一嘉謨次之承恩麒又次之文詔在陜西大小數十戰功最多承疇不爲敘巡按御史吳甡推奬甚至復粹疏復上兵部抑其功卒不敘當是時賊見陜兵盛多流入山西其魁紫金梁混

世王姬關鎖八大王曹操闖塌天興加哈利七大部多
者萬人少亦半之踩躪汾州太原平陽御史張宸極言
賊自秦中來秦將曹文詔威名宿著士民爲之謠曰軍
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搖且嘗立功晉中而秦賊滅
且盡宜敕令入晉協勦於是命陝西山西諸將並受文
詔節制六年正月抵霍州敗賊汾河孟縣追及於壽陽
巡撫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六月文
詔追擊之斬混世王於碧霞村餘黨爲猛如虎逐走遇
文詔兵方山復敗五臺盂定襄壽陽賊盡平鼎臣命文
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

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帝以文詔功多敕所過地多積糗糧以犒並敕文詔速平賊山西監視中官劉中允言文詔勦賊徐溝孟定襄所司不給米反以礮石傷士卒帝卽下御史按問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文詔大敗之澤州賊走潞安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擊自沁水濳師還擊之芹地劉村寨斬首千餘四月賊屯潤城其他部陷平順殺知縣徐明揚文詔至賊走乃夜半襲潤城斬賊千五百紫金梁老回回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他賊圍涉縣聞文詔破賊黎城解去五月帝遣中官孫茂霖爲文詔內中軍賊犯沁

水文詔大敗之禽其魁大虎又敗之遼城毛嶺山西賊既屢敗乃避文詔鋒多流入河北帝乃命文詔移師往討而賊已敗鄧玘兵於林縣文詔率五營軍夜襲破之七月大敗懷慶賊柴陵村馘其魁滾地龍又追斬老回回於濟源文詔在洪洞時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令譽按河南而四川石砫土官馬鳳儀軍敗沒於侯家庄賴文詔馳退賊甫解甲與令譽相見語復相失文詔拂衣起面叱之令譽怒遂以鳳儀之敗爲文詔罪部議文詔怙勝而驕乃調之大同七年七月

大清兵西征插漢還師入大同境攻拔得勝堡參將李

全自經遂攻圍懷仁縣及井坪堡應州文詔偕總督張
宗衡先駐懷仁固守八月圍解卽移駐鎭城挑戰敗還
已而靈邱及他屯堡多失陷
大清兵亦旋十一月論罪文詔宗衡及巡撫胡沾恩並
充軍邊衛令甫下山西巡撫吳甡薦文詔知兵善戰請
用之晉中乃命爲援勦總兵官立功自贖當是時河南
禍尤劇帝已允兵部議敕文詔馳勦河南賊甡復抗疏
力爭請令先平晉賊後入豫帝不許而文詔以甡有恩
竟取道太原爲甡所留會賊高加計已殲而鳳陽告陷
遂整兵南以八年三月會總督洪承疇於信陽承疇大

喜郎令擊賊隨州文詔追斬賊三百八十有奇四月承疇次汝州以賊盡入關中議還顧根本分命諸將扼要害檄文詔入關文詔乃馳至靈寶謁承疇承疇以賊在商雒聞官兵至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其後乃令文詔由閿鄉取山路至雒南商州直擣賊巢復從山陽鎮安洵陽馳入漢中遏其奔軼曰此行也道路回遠將軍甚勞苦吾集關中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遣之文詔躍馬去五月五日抵商州賊去城三十里營火滿山文詔夜半率從子參將變蛟守備鼎蛟都司白廣恩等敗賊深林中追至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變

蛟大呼陷陣諸軍並進賊敗走變蛟勇冠三軍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慴已而闖王八大王諸賊犯鳳翔趨汧陽隴州文詔自漢中馳赴賊盡向靜寧秦安清水秦州間衆且二十萬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張全昌張外嘉軍止六千衆寡不敵告急於朝未得命六月官軍遇賊亂馬川前鋒中軍劉弘烈被執俄副將艾萬年柳國鎮復戰死文詔聞之瞋目大罵亟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為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遇賊真寧之湫頭鎮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

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集賊不知爲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甚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殺數十人轉鬬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承疇聞拊膺大哭帝亦痛悼贈太子太保左都督賜祭葬世廕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文詔忠勇冠時稱明季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爲相慶弟文耀從兄征討數有功河曲之戰斬獲多後擊賊忻州戰死城下詔予贈䘏從子變蛟自有傳

周遇吉錦州衞人少有勇力好射生後入行伍戰輒先

登積功至京營遊擊京營將多勛戚中官子弟見遇吉質魯意輕之遇吉曰公等皆紈袴子豈足當大敵何不於無事時練膽勇爲異日用而徒糜廪祿爲同輩咸目笑之崇禎九年都城被兵從尚書張鳳翼數血戰有功連進二秩爲前鋒營副將明年冬從孫應元等討賊河南戰光山固始皆大捷十一年班師進秩受賚明年秋復出討賊破胡可受於淅川降其全部楊嗣昌出師襄陽遇吉從中官劉元斌往會會張獻忠將至房縣嗣昌策其必窺渡鄖灘遣遇吉扼守槐樹關張一龍屯光化賊遂不敢犯十二月獻忠敗於興安將走竹山竹溪遇

吉復以嗣昌令至化石街草店扼其要害賊自是盡入
蜀遇吉乃從元弑駐荆門專護獻陵明年與孫應元等
大破羅汝才於豐邑坪又明年與黃得功追破賊鳳陽
已而旋師敗他賊李青山於壽張追至東平殲滅幾盡
青山遂降屢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十五年冬山西總兵
官許定國有罪論死以遇吉代之至則汰老弱繕甲仗
練勇敢一軍特精明年十二月李自成陷全陝將犯山
西遇吉以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
下流蒲坂屬之巡撫蔡懋德而請濟師於朝朝廷遣副
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十七年正月遇吉令通防河會

平陽守將陳尚智已遣使迎賊諷通還鎮說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國厚恩寧從爾叛逆且爾統兵二千不能殺賊反作說客邪立斬之傳首京師至二月七日太原陷懋德死之賊遂陷忻州圍代州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乃憑城固守而潛出兵奮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絶退保寧武賊亦踵至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遇吉四面發大礮殺賊萬人火藥且盡外圍轉急或請甘言紿之遇吉怒曰若輩何怯邪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卽不支縛我予賊於是設伏城內出弱卒誘賊入城亟下閘殺數千人賊用礮攻城圮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自

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進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臠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義巷戰殺賊不可勝計其舍中兒先從遇吉出鬭死亡畧盡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自成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子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後舉

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王承廕表亦至自成益喜遂決策長驅歷大同宣府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矣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福王時贈太保謚忠武列祀旌忠祠

黃得功號虎山開原衞人其先自合肥徙早孤與母徐居少貧奇氣膽畧過人年十二母釀酒熟竊飲至盡母責之笑曰償易耳時遼事急得功持刀雜行伍中出斬首二級中賞牽得白金五十兩歸奉母曰兒以償酒也由是隸經畧爲親軍累功至遊擊崇禎九年遷副總兵

分管京衛營十一年以禁軍從總督熊文燦擊賊於舞陽鏖光固間最八月又從擊賊馬光玉於淅川之吳村王家寨大破之詔加太子太師署總兵銜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畈賊革裏眼等五營降十四年以總兵與王憲分護鳳陽泗州陵得功駐定遠張獻忠攻桐城挾營將廖應登至城下誘降得功與劉良佐合兵擊之於鮑家嶺賊敗遁追至潛山禽斬賊將闖世王馬武三鷂子王興國三鷂子獻忠養子最號驍勇者也得功箭傷面愈自奮與賊轉戰十餘日所殺傷獨多明年移鎮廬州十七年封靖南伯福王立江南進封侯旋

命與劉良佐劉澤淸高傑爲四鎭初督輔史可法慮傑
跋扈難制故置得功儀眞陰相牽制適登萊總兵黃蜚
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
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副將胡茂楨馳報傑
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
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
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鬬挾其槊
而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
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大軍得免方鬬時傑潛師擣儀
眞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歿遂訴於朝願與

傑決一死戰可法命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來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母賻得功不得已聽之明年傑欲趨河南規取中原詔得功與劉良佐守邳徐傑死得功還儀眞傑家并將士妻子尚留揚州得功謀襲之朝廷急遣盧九德諭止得功遂移鎮廬州四月左良玉東下以清君側爲名至九江病死軍中立其子夢庚命得功趨上江禦之駐師荻港得功破夢庚於銅陵解其圍命

移家鎮太平一意辦賊論功加左柱國時
大清兵已渡江知福王奔分兵襲太平得功方收兵屯
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
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
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得功戰荻
港時傷臂幾墮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
八總兵結束前迎敵而劉良佐已先歸命大呼岸上招
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偏左得功
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聞之亦自經總
兵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遂挾福王降得功粗猛不

識文義江南初立王詔書指揮多出羣小得功得詔紙或對使罵裂之然忠義出天性聞以國事相規誡者輒屈已改不旋踵北來太子之獄得功抗疏爭曰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詞取禍矣時太子眞僞莫敢決而得功忠憤不阿如此得功每戰飲酒數斗酒酣氣益厲喜持鐵鞭戰鞭漬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呼爲黃闖子始爲偏裨隨大帥立功名未嘗一當大敵及專鎮封侯不及一年餘而南北轉徙主逃將潰無所一用其力束手就

殪與國俱亡而已其軍行紀律嚴下無敢犯所至人感其德廬州桐城定遠皆爲立生祠葬儀眞方山母墓側

贊曰曹文詔等秉驍猛之資所向摧敗皆所稱萬人敵也大命既傾良將顛蹶三人者忠勇最著死事亦最烈故別著於篇

明史卷二百六十八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７２
作者＝（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１３５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６７１
出版日期＝１９３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